

译意与译味的张力：金岳霖翻译视角下《逍遥游》英译研究

李文喆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300202

摘要：金岳霖提出的“译意”与“译味”翻译思想，为解读中国文化典籍提供了一条独特路径。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选用华兹生和林语堂的《逍遥游》英译本为参照，探究二者在文化概念翻译、文学意象呈现及语言风格传递三个层面的差异。研究发现，华兹生译本侧重以直白语言传递核心内涵，更注重“译意”的准确性；林语堂译本则更强调通过保留情感色彩、文化韵味及原文风格来贴近“译味”。这一探究印证了金岳霖本土翻译理论对典籍英译分析的适配性，为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开辟了新视角。

关键词：《逍遥游》；译意；译味；金岳霖

引言

《逍遥游》作为《庄子》的开篇之作，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奇幻场景开篇，构建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精神自由境界，是中国哲学中对超然物外精神的生动演绎。金岳霖提出的“译意”与“译味”翻译思想打破了传统直译与意译的对立，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本土翻译观，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然而，现有研究对金岳霖译本中“意”与“味”的张力关系关注不足，未能充分揭示其在哲学翻译与文学翻译中的独特作用。本文选取知名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和双语大师林语堂的《逍遥游》英译本为例，以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翻译思想探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独特智慧。

一、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

金岳霖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在语言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其语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知识论》中。在这本书中，金岳霖突破了传统“直译意译”的二分法，凭借其哲学思辨能力，将翻译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译意，另一种是译味。”（金岳霖，2010：594）“译意采取的是‘知识论的态度’，要求排除人的因素，注重语言的工具性，传达的是概念、意思或命题；译味采取的是‘元学态度’，要求得到情感上的满足，注重语言的社会性，传达的是情感、意象或情趣。译意的成分越多，译味的成分就越少；译味的成分越多，译意的成分就越少。”（陈大亮，2017：86）

《逍遥游》作为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独特文学意象和

鲜明语言风格的中国文化典籍，其翻译不仅需要准确传递文字背后的核心思想，还需再现其中的哲学韵味与文学美感，而金岳霖的“译意”“译味”理论恰好关注翻译中“意义传递”与“风格韵味再现”这两个关键层面。

二、金岳霖“译意”“译味”理论视角下《逍遥游》译本分析

为探究《逍遥游》英译中“译意”与“译味”的张力，下文将结合文本分析华兹生、林语堂译本的处理：先聚焦“逍遥游”“六气”等文化概念，分析二者对意义精准度与文化韵味的平衡；再探讨“鲲鹏”“冥灵”等文学意象的“意”“味”传递差异；最后以“鹏之徙于南冥”等典型句式为切入点，审视译本对原文气势、节奏与哲学韵味的再现，进而展现两位译者的不同侧重。

（一）文化概念的翻译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概念浓缩了我们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由于它在意义构建中的重要作用，概念也成为翻译首先要处理的对象。”（李德俊、褚慧英，2025：63）文化概念承载着《逍遥游》的哲学内核，其翻译直接关涉庄子思想的传递。

1. 逍遥游

华译：free and easy wandering

林译：a happy excursion

“逍遥游”意指“闲适自在、无拘无束的样子”。对于这一文化概念，华兹生用“free and easy”精准传递出“逍遥”中无拘无束的内涵，“wandering”则点出“游”这一动作，让读者快速把握核心，却弱化了精神超脱之

意；林语堂的翻译没有侧重展现概念内涵，反而意在渲染“逍遥”的境界，“happy”体现出“逍遥”中的愉悦感，“excursion”虽有“游”的意思，但更偏向短途旅行，在字面意义的准确性上稍逊，但二者结合保留了自在惬意的韵味，展现出他更注重“译味”的倾向。

2. 六气

华译：the six breaths

林译：the changing elements

“六气”指的是“阴、阳、风、雨、晦、明”，代指自然气候变化的六种现象。对于这一文化概念，华兹生译为“the six breaths”，用“breaths”直白传递出“气”的物质含义，更侧重“译意”；林语堂译为“the changing elements”，“elements”涵盖了“气”作为构成万物基本元素的意味，“changing”则呼应了“六气”的动态特性，虽未直接点明“六”的数量，却通过“elements”的包容性和“changing”的灵动性，更多保留“六气”所关联的自然气候变化的韵味，体现出其“译味”优先的倾向。

(二) 文学意象的呈现

文学意象是《逍遥游》呈现奇幻意境与隐喻表达的重要手段，“鲲鹏”“冥灵”等意象不仅是文本中的具体物象，更承载着庄子对世界、生命的哲思。

3. 鲲鹏

华译：The K'un is so huge I don't know how many thousand li hhe measures. He changes and becomes a bird whose name is P'eng.

K'un means fish roe. So Chuang Tzu begins with a paradox—the tiniest fish imaginable is also the largest fish imaginable.

林译：In the northern ocean there is a fish, called the k'un, I do not know how many thousand li in size. This k'un changes into a bird, called the p'eng.

“鲲鹏”指的是“上古传说中的大鱼大鸟”。对于这一文学意象，华兹生和林语堂都采用音译的方法，将其译为“K'un”“P'eng”。值得注意的是，华兹生又通过注释“K'un means fish roe”解释字面含义，可以看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英语读者能够理解这一意象，而林语堂不对意象做额外解释，保留了“鲲鹏”作为神话意象的原始感和奇幻色彩，更贴合“译味”的追求。

4. 冥灵

华译：South of Ch'u there is a caterpillar which counts five hundred years as one spring and five hundred years as one

autumn.

林译：But in the south of Chu there is a mingling (tree) whose spring and autumn are each of five hundred years' duration.

“冥灵”在文中指的是一种古树，其原型为楚国南方的一种灵龟。此例中华兹生将“冥灵”译为“caterpillar”（毛毛虫），虽结合后文能传递出“长寿”的基本含义，但“毛毛虫”的物象与“冥灵”作为灵木的原始意象完全背离，消解了其作为长寿灵木的神秘色彩和文化象征；林语堂采用音译“mingling”并加注“(tree)”，既保留了“冥灵”的独特，又完整体现了其作为神异树木的奇幻韵味。

(三) 语言风格的传递

《逍遥游》的语言风格兼具简洁凝练与磅礴气势，句式的长短变化、排比的对称节奏以及哲理性表达的庄重感，共同构成了文本独特的艺术魅力。

5.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华译：When the P'eng journeys to the southern darkness, the waters are roiled for three thousand li. He beats the whirlwind and rises ninety thousand li, setting off on the sixth month gale.

林译：When the p'eng flies southwards the water is smitten for a space of three thousand li around, while the bird itself mounts upon a great wind to a height of ninety thousand li, for a flight of six months' duration.

这一句描写了鹏鸟迁徙到南方海面时自由翱翔于天地的宏大场面。华兹生的译文“roiled”“beats”“rises”等动词精准对应原文动作，逻辑清晰。但通过一句话刻画鹏鸟徙于南冥的生动场景是本句的精彩点之一，华兹生的译文将其拆解为两句，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句的场景呈现效果；林语堂的译文仍遵从原文的风格，用“while”连接鹏鸟的两个动作，保留了原文的画面感，体现了原句的韵味，更贴近“译味”的表达。

6.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华译：Therefore I say, the Perfect Man has no self; the Holy Man has no merit; the Sage has no fame.

Not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but three names for the same thing.

林译：Thus it is said, “The perfect man ignores self; the divine man ignores achievement; the true Sage ignores

reputation.”

此例以排比句式凝练表达了理想人格的三重境界，四字短语的重复形成对称美，传递出独特的哲学意味。华兹生的译文精准对应原文的三层含义，直接将“无”处理成“has no”，用词直白，让读者快速理解“至人”“神人”“圣人”的特质，还加注释说明三者实为一体，帮助英语读者进一步理解原文的含义；林语堂的译文仍保留了排比句式，将“无”处理成“ignores”，是对“译味”的贴合，比“has no”更生动，且未加额外注释，完整保留了原文凝练的节奏与韵味。

结语

本文基于金岳霖“译意”与“译味”理论，分析华兹生、林语堂《逍遥游》英译本发现：文化概念翻译中，华译以直白语言传递核心内涵实现“译意”，林译侧重保留情感与文化韵味贴近“译味”；文学意象上，华译强化含义清晰性，林译保留意象原始含蓄性；语言风格上，华译以简洁逻辑保“意”，林译贴合原文句式节奏显“味”。华兹生侧重“介绍”，以助理解，林语堂“译

中有“写”，侧重文学性。二者展现典籍英译中“意”与“味”的张力。本研究印证了金岳霖理论的适配性，为《逍遥游》的对外译介提供新视角，对典籍外译的意义传递与风格再现具启示价值。

参考文献

- [1]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M]. New York:Random house, 1942:629-633.
- [2]Watson,B.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23-30.
- [3]陈大亮.从知识论的视角解读金岳霖的翻译思想[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40(01): 83-90.
- [4]陈大亮.译意与译味的艰难抉择:金岳霖的翻译问题及其解决办法[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 (04): 38-44+86.
- [5]李德俊,褚慧英.概念翻译的系统观: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概念英译为例[J].上海翻译, 2025, (02): 63-70+95.
- [6]知识论[M].金岳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